



目 录

页次

议程项目 9 :

一般性辩论(续完)..... 760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完)

1. 主席：在昨天下午第 33 次会议上，我们听取了一般性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现在，我们将聆听那些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2. 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大会，大会第 4 次全体会议曾作出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时间以 10 分钟为限。

3. 尤沃诺先生(印度尼西亚)：一些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中曾谈到东帝汶问题；其中几个代表团一味毫无根据地宣称，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遭到否认，联合国没有参与有关的非殖民化进程。我国代表团去年在第四委员会的发言^①中明确驳斥了这些言论，因此，在此没有必要再加重复了。

4. 东帝汶的非殖民化进程一直是在完全符合宪章和大会第 1514(XV) 号及第 1541(XV) 号决议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使其摆脱了前殖民领土的殖民地地位。东帝汶人民是依照其自行选择的方式和传统习惯自由民主地行使自决权的。

5. 说到底，决定东帝汶人民自身命运的必须是，也只能是东帝汶人民，而不是印度尼西亚，说实在的，也不是联合国。东帝汶人民曾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决定，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这是第 1541(XV) 号决议提供的选择办法之一——实现独立。

6. 这项决定转达给了印度尼西亚政府，遵照立法程序东帝汶于 1976 年 7 月 17 日正式并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自那天起，东帝汶就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独立了。现在它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十七个省，同其他各省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7. 至于说联合国没有参与东帝汶的非殖民化进程问题，我要提醒大会，东帝汶人民、当时的东帝汶临时政府及印度尼西亚本身曾几次努力让联合国参与

^①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第四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第 4-58 段和同上，《第四委员会，卷首分册》，更正。

这一进程，实际上，有几项联合国文件可以充分证明，他们曾向联合国机构发出过电报与邀请，请求派遣一特派团到该领土，以便直接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及当地人民的愿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邀请没有被接受。如果说联合国没有参加这一进程，那么，显然不能把这归罪于东帝汶人民，也不能归罪于印度尼西亚。

8. 从我所说的上述情况中人们应能清楚地看出，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同它坚持自决原则的做法是一致的。在争取自决斗争的问题上我们不想教训其他人，也不想让别人教训我们。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已经用生命与鲜血取得并捍卫自决权的民族不可能拒绝给予其他人民这种权利。我几乎没有必要强调这样一点，即鉴于东帝汶已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实现独立，在联合国就东帝汶问题进行的任何讨论只能被认为是不适宜和不妥当的，因为这样做是对一个会员国内政的干涉。

9. 至于宣称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进行了大屠杀，或者说是灭绝种族的屠杀，这些说法显然是荒谬绝伦的和全然失实的，不屑大会一顾。

10. 瓦尔萨马先生(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在第 31 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谬误、蛊惑人心和歪曲事实之处如此之多，以致我国代表团不得不作一些必要的澄清。因此，我想利用这一答辩权纠正一些说法。

11. 首先是“扩张主义”问题。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发生的对非洲的争夺中，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地盘扩大了一倍。曼涅里克皇帝通过与欧洲列强达成秘密的协议，对索马里的大片土地获得了名义上的主权。我说“名义上的”是因为好几十年以后，埃塞俄比亚才设法往该地区派遣远征军；我说“秘密的”是因为索马里人不知道有这些协议。一个民族为维护其自决权，抵御赤裸裸的殖民侵略及埃塞俄比亚同争夺成性的欧洲帝国列强相互勾结造成的影响而进行的努力怎么能被称为“扩张主义”呢？

12. 该外交部长曾谴责“进行侵略与占领的公开战争”。然而，对上世纪末埃塞俄比亚对哈勒尔进行的征伐和本世纪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西部其余地区的占领又能作何贴切的描述呢？我要提醒他注意联合国宪

章，该宪章第一条维护了各国人民的自决原则；第七十三条承认有必要在充分尊重有关人民之文化的情况下，保证其政治发展，予以公平待遇及保护其不受虐待；有必要发展自治和注意各国人民的政治愿望。

13. 实际上，宪章还规定，在没有完全获得自治的情况下，有关领土居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同样，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立场是，索马里人，无论他们在近代史上沦于谁的殖民统治之下，都同任何其他人民一样，有权享有宪章规定的权利。为什么索马里西部人民要遭受苦难而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他们的解放被一拖再拖，他们的人权一直遭到践踏呢？

14. 大会通过的侵略定义〔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特别是第7条指出：

“本定义，特别是第三条，绝不妨碍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里所述被强力剥夺了渊源于宪章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人民，特别是在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或其他形态的外国统治下的人民取得这些权利，并不得妨碍这些人民按照宪章的各项原则和上述《宣言》的规定，为此目的而进行斗争并寻求和接受支援的权利。”

15. 索马里西部人民为获得彻底解放、自决、自由和独立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斗争迟早会取得成功，尽管埃-苏军队和古巴雇佣军最近又大肆进行殖民活动。在有时被称为“欧加登”的地区不断进行的斗争，连同在仍然存在殖民主义的南部非洲进行的对抗，必须被列为我们这一时代持续时间最长、争议最为激烈的殖民问题。

16. 转让土地、践踏人权及警察镇压都是一样的，无论干这种勾当的人是阿比西尼亚人，还是生于南非的欧洲人。这些斗争有朝一日将被视为南非彻底解放的最后阶段。

17. 在这方面，我要特别回顾一下两天前我们悼念过的已故克瓦米·恩克鲁玛的不朽名言。他在1957年3月6日的独立日演讲中说：

“没有政治自由，任何种族、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自由存在和在国内外受到尊敬……独

立除非同非洲的彻底解放联系在一起，否则是毫无意义的。”

18. 我国政府根本没有象错误地指责我们的那样说话“含糊其词”，埃塞俄比亚声称对“非洲及全世界剩余的殖民领土彻底迅速地实现非殖民化一事”〔第31次会议，第151段〕感到关切，对此我们具有同感。我们还同他们一样，也关心津巴布韦的解放，就象我们支持索马里西部人民实现自决的愿望一样。

19. 1887年，埃塞俄比亚首先进攻和夺取了哈勒尔，三年后的1890年，索尔兹伯里被所谓的“开拓者”占领。毫无疑问，说话“含糊其词”的人是那位用不同尺度看这些事件的人。我国政府是始终如一的。为什么当谈到索马里西部时，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关于其他地区其他人民的自决愿望是合理的这种断言突然不适用了呢？是谁在含糊其词呢？

20. 在欢迎所罗门群岛独立时，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说，他愿意重申他的政府希望，“该群岛的独立将进一步推动非洲和全世界剩余殖民领土迅速彻底地实现独立”〔同上〕。这也是我国政府的立场，但我们指的是所有殖民领土，没有任何例外——这里不容含糊其词。

21. 我们还倾听了该位部长反对军事干涉和公开干预他国事务的长篇激烈的演讲，然而接着我们又听他谈到“某些国家”的“巨大贡献”。我们都知道这些巨大贡献包括什么：外国武器装备和由国家组织的雇佣军。我们还知道这种贡献造成的后果：流血和死亡，几乎尽是非洲人的死亡。这些事实是没有“所谓”可言的。

22. 我国政府的立场就不是这么忽左忽右、忽东忽西的。我们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对非洲的外来干涉。这一立场是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若干决议，特别是在1977年7月于利伯维尔举行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四届常会上通过的第85(XIV)号决议相一致的。该决议特别呼吁所有非洲以外的国家，特别是大国不要进行这种干涉。②

23. 尽管该外交部长发表了那些骗人心的言论，

②见文件A/32/310，附件二，第3页。

在喀土穆^③和贝尔格莱德^④，许多非洲和不结盟国家就已对他的国家将其独立交给外国将军和军队摆布的程度表示了严重关注。在喀土穆，非统组织在其第641 (XXXI)号决议〔见 A/33/235和 Corr.1, 附件一〕中强烈谴责了外国对该大陆事务进行的军事干涉并

“郑重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非洲的安全完全是非洲人的事情，非洲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得在这方面进行干涉”。

而且，这一点已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最后宣言〔见 A/33/206, 附件一〕中得到认可，尽管某些方面曾企图使对非洲的干涉合法化。

24. 我们必须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索马里西部不是一个奋起反抗的殖民地，为什么埃塞俄比亚需要那么多苏联、古巴及其他国家的军队维持对那里的控制呢？的确它是一块殖民地。埃塞俄比亚对该领土提出主权要求，这同葡萄牙对其前非洲殖民地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提出主权要求毫无两样。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与该领土更加邻近这一点是与问题的实质全然无关的。

25. 关于难民问题，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说，1978年5月，我国政府收容了3万难民，但是“这个数字后来上升到27万，而且现在我们听说有50万”〔第31次会议，第162段〕。可以查证，为逃脱他的政府种族灭绝政策而离开的人数实际上现在已有60多万。十分有趣的是，该部长否认他们是埃塞俄比亚人，他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他们都是来自索马里西部的索马里人。无论怎么说，1978年5月分发的一份尚未公开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文件在其第7页所载的数字不是3万，而且大约30万，无论怎样“明确地否认”都不能减少这一数字或把他们的困境减轻到最低限度。他们得不到基本人权，所以应该受到同情而不是嘲笑。这位外交部长也未提到在同一项报告中所提到的逃往吉布提共和国的数千难民，难道他也否认他们的存在吗？为了躲避他的政府在该国进行的空袭

^③1975年7月18日-22日在喀土穆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一届常会。

^④1978年7月25日-30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

和种族灭绝的恐怖而逃往苏丹民主共和国的数千名厄立特里亚人的情况又如何呢？本组织确立了该国的联邦地位，而埃塞俄比亚却极其轻蔑地非法废除了它。

26.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谈到对在苏联及其代理人支持下进行的埃塞俄比亚殖民战争毋庸置疑地造成的大破坏予以赔偿的问题，我有责任十分痛心地提醒该部长，索马里西部人民在阿比西尼亚殖民主义者那里受到的数不胜数的虐待，就其残酷程度、给人造成的痛苦及野蛮程度而言，即便是在邪恶的殖民主义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并有大量材料可以证明的事实。下面这句民谚反映了人们的深切感受：“见过阿比西尼亚人的人，就觉白人象圣人哈吉了。”

27. 最后我要说，埃塞俄比亚要对在该领土造成的一切破坏负责，当那里的人民实现独立后，它应该赔偿他们和补救给他们造成的损失。

28.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今天上午，我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在这里发言，以对乍得外交部长在第32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作出回答。

29. 昨天，乍得外交部长在发言中用了9页的篇幅攻击利比亚和利比亚政府。乍得政权对利比亚的这些攻击都是老调重弹。乍得政府还散发了信件，对这些信件我已代表我国政府作了回答。

30. 这种作法是令人遗憾的，因为首先乍得问题是乍得国内政策问题，是乍得政府同其人民之间的任务。

31. 其次，这个问题目前已交给非统组织解决。

32.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乍得外交部长决定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我们知道，乍得政府选择这一着是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对该国内部实质问题的注意力，同时也为了设法欺骗乍得人民，使其相信利比亚进行了侵略，从而力图使利比亚卷入这一问题及乍得已经发生的冲突中去。乍得这样做纯粹是不负责任。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每当乍得内部遇到困难时，恩贾梅纳领导人和在此之前的拉密堡领导人就决定逐一攻击、谴责和诽谤他们的每一个邻国，这已不是头一遭了。

33. 我十分清楚，我发言可占用的时间很短，只

有 10 分钟。几个月前，我在安全理事会回答过乍得外交部长的发言，我希望我们的同事能通过查看 1978 年 2 月 17 日的安全理事会会议^⑤记录找出有关这一问题的更多细节。我的发言十分简要，但我要强调指出乍得外交部长在其发言中所提到的一些要点。该部长谈到利比亚的并吞主义政策。

34. 乍得外交部长谈到利比亚的并吞主义政策，并说我们计划吞并乍得的多一半领土，也就是说利比亚要吞并乍得北部的 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甚至是荒诞无稽的，因为在这个会议厅里没有谁会真正相信已经有很多沙漠土地的利比亚会再需要 60 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土地。我们不想收集沙漠。

35. 我知道，西方报刊和大众传播工具正在夸大其词，它们说世界的那个地区蕴藏着异常多的财富。我们希望我们的乍得兄弟能在该地区找到财富，无论是矿石、石油，还是其他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夸大其词，目的在于为给他们对利比亚的指控提供依据和使乍得人民相信，利比亚人觊觎着他们的自然财富。

36. 几年前在法国还占据费赞时，法国大众传播工具、法国电台及报纸就散布了一些有关那里石油蕴藏量的说法。它们说，费赞所蕴藏的石油比整个中东的石油储藏量都多，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法国政府希望说服法国人民支持他们留在费赞以及不离开我国南部的政策。

37. 现在，同样是这些欧洲大众传播工具又在以同样的方式夸大其词，以便火上浇油，破坏乍得国内的政治生活。

38. 乍得外交部长提到，有 6000 多名利比亚士兵驻扎在乍得北部，并说配备有最先进重型武器的这 6000 名士兵及其盟军是才被派到兹瓦尔、乌尼昂加和巴奥以组织对乍得领土的进攻的。

39. 乍得外交部长是一位军人。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这些地区，是否只是在说谎。遗憾的是，我不能

^⑤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年》，第 2060 次会议。

在这里向大会展示地图，以表明派遣他所说的配备有重型武器的 6000 多名士兵，也就是说至少两个旅的士兵穿越属于世界上环境最恶劣地区的沙漠地带是何等的不可能。我还要说，配备有重型武器的两个旅穿越撒哈拉沙漠几乎是不可能不为人发现的。现在有卫星监视我们的大沙漠、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非洲。甚至某国总统都说过，他们国家的卫星监视着所有国家。这些卫星可以拍下沙漠上的骆驼。所以，6000 名士兵，或者说两个旅的士兵带着重型武器从利比亚北部派到乍得北部，继而进入乍得本土——这就是说从利比亚北部的居住区到其边境走 1000 公里，在乍得境内再走 800 至 1000 公里，合在一起要穿过撒哈拉沙漠 2000 公里——是不可能不被人发现的。

40. 乍得外交部长谈到在利比亚有外国人存在的问题。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国家有数千名外国士兵，还有外国飞机和基地，而他作为这样一个国家和政府的代表居然还谴责我们在我们国家藏有外国人。

41. 利比亚不是一个地处世界边远地区的国家，我们是地中海国家。我们沿地中海有 2000 公里的海岸，我们还面向欧洲。许多人正在注视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有什么和正在做什么，本会议厅里没有谁会相信在我们国家有外国主子。我们有朋友，我们同许多国家有友好关系，但我们没有外国基地和士兵，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42. 乍得外交部长说，我们干涉了乍得内政，而他们并未邀请我们这样做。我不想对此加以评论，但我很想宣读一下 1978 年 2 月 18 日在的黎波里由乍得、利比亚和苏丹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一段话：

“乍得代表团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苏丹在协助乍得解决其内政问题和实现乍得民族和解的事业中作出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乍得代表团还对它在民众国受到的殷勤款待表示感谢……”^⑥并予以公布。

43. 我将力求简明扼要，但有些事情在此必须说明。我要说的是，这—问题是内部问题，现已提交非

^⑥《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年，1978 年 1 月、2 月和 3 月份补编》，文件 S/12568，附件一。发言者用英语援引。

统组织讨论。我还要补充说，利比亚人会给乍得制造问题，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乍得的和平与繁荣也意味着我们的和平与繁荣。我们是近邻，利比亚绿洲在整个历史上对地中海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起到了桥梁作用。

44. 现在，乍得发生的情况正影响着我们。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一场革命，是一个涉及到一些具有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根源的问题的内政问题。

45. 我们知道乍得的局势十分复杂，但我想请我们的乍得兄弟记住，随着欧洲人的瓜分而在非洲出现的非洲国家都经历过这类问题。但是，由于它们政治领导人的英明，这些国家设法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乍得问题而言，由法国殖民主义扶植的少数人仍想抱着他们的特权不放。

46. 不幸的是，我不能进一步深入论述这一问题，因为我的时间有限。但我希望，我将能够在另一场合提供有关该问题的更多细节。

47. 阮令葵女士(越南)：柬埔寨当局昨天在第33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柬埔寨的局势“很好”，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情况正好相反。他们不尊重世界舆论，显然扯了弥天大谎。鉴于他们敢于对众所周知的事实扯谎，他们也能扯其他弥天大谎。他们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诽谤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陈词滥调，我国代表团也已在许多场合对此进行了驳斥。出于对本大会的尊重，我国代表团今天不想再这样做了。

48. 越南代表团认为，越南和柬埔寨都经历了多年战乱，今天应将其全部精力集中投入到各自国家的和平重建工作中去，有着历史悠久的友谊与团结并在过去的斗争中相互支援的两国人民应通过谈判解决他们的问题。边境冲突每日甚至每时都在给居住在两国边界的人民带来痛苦与死亡，进而威胁到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

49.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曾提出一些和平解决方案，特别是在1978年2月5日提出了如下三点方案：

“1. 立即停止边界地区所有敌对军事活动；各方军队将驻扎在离边界五公里的各自领土内。

“2. 双方立即在河内或金边，或边界上的某一地方举行会晤，讨论并缔结一项条约，规定双方承诺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进行侵略，在相互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得干涉彼此内政，也不得相互进行颠覆活动，在平等的基础上彼此相待，并作为好邻邦和平友好地相处。

“双方将在尊重现存边界内的各自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签署一项边界条约。”

“3. 双方将就国际保障与监督的适当形式达成一致意见。”

然而，遗憾的是，柬埔寨当局断然拒绝了这些方案并加紧进行战争。

50. 本大会过去三周进行的一般性辩论清楚表明，关心东南亚局势的几乎所有政府都表达了早日和平解决越南与柬埔寨之间冲突，使东南亚各国人民能在和平、稳定、和合作的气氛中生活的热望。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也同国际社会完全一样，怀有这种合情合理的热望。

51. 涉及两国的问题不是不可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加以解决的。两国间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障碍是亚洲某一大国所奉行的政策；该国长期以来怀有在东南亚实行扩张与霸权的野心，想让印度支那三国及东南亚各国人民彼此对立，以便执行其“分而治之”的政策。

52. 该大国的企图是同越南斗，一直斗到剩下最后一个柬埔寨人，这就象美国报刊指出的一样，过去该大国决心同美国斗，一直斗到剩下最后一个越南人，也同英国刊物《经济学家》今年六月指出的一样，该大国决心同苏联斗，一直斗到剩下最后一个英国人和西欧人。

53. 该大国正在试图使整个世界陷入巨大混乱之中而确保自己享有伟大的和平，以便能够混水摸鱼和在本世纪末成为最大的世界强国。

54. 越南代表团敦促金边当局不要为该大国的利益行事，而是要为他们自己的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利益行事，停止战争，同越方一道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和平解决两国问题的方法。

55. **蒙铁尔·阿圭略先生**(尼加拉瓜): 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在第 33 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到在尼加拉瓜发生的违反人权的行爲, 他要求采取正规系统的措施以确保这些人权。

56. 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 应尼加拉瓜政府的邀请, 美洲人权委员会目前正在我国调查所说的那些违反行爲。该委员会由委内瑞拉的安德烈·阿吉拉尔大使领导。我国政府确信, 它能够向该委员会证明, 即便在尼加拉瓜可能发生了严重违反人权的行爲, 应对此负责的也不是只有维护宪法与法治的当局。应对违反行爲负责的是那些企图用恐怖主义暴力破坏法律与秩序的人。

57. 现在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做同一件事情只能意味着重复劳动, 这对本组织的威望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威望都是有害的。

58. 在 1945 年召开的旧金山国际组织会议上, 拉美国曾竭尽全力务必要使联合国宪章载有一个关于区域组织的章节, 因为人们感到, 当时的美洲体系是唯一存在的区域性体系, 是应该加以保护的珍贵遗产。现在, 每当区域组织不服从一些拉美国家的意愿时, 这些国家似乎就想违抗这一趋势, 甚至建议该组织靠边站, 它们谈论民主, 却不愿接受过半数的表决结果。

59. 我感谢哥伦比亚代表对我国出现的颠覆活动表示关切。这些活动也曾在哥伦比亚出现过, 它们以恐怖主义、绑架、暗杀、游击战等形式给该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哥伦比亚政府坚决镇压了这些活动, 而未遭到任何方面的抨击。

60. 此时, 我不想详尽论述普遍性和区域性问題, 我只想说, 在尼加拉瓜问題上, 世界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同时采取行动只会有损于二者的威望。

61.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几天前, 即 10 月 9 日, 某位发言者曾利用大会这一崇高讲坛为其毫无价值的目的服务。我国代表团早些时候没有行使答辯权有两个原因: 一、我们不想转移大会在一般性辯论中对至关重要的问題进行的讨论的注意力; 二、我们不想进行答辯是因为作了那一不恰当发言的某国代表团实际上一直未参加近几天的大会一般性辯论。

62. 该国代表不能对解决紧迫的国际问題, 其中包括全面解决中东问題提出任何建设性提议, 却对苏联的人权情况作了一些不适当的评论。他还厚颜无耻地为一小撮叛徒辯护, 这些叛徒由于遵照外国特务机关的指示进行犯罪活动, 最近被我国严格依照苏联的法律判了刑。

63. 我们看不出同该国代表就人权问題展开论战有什么特殊必要性。他利用这一讲坛散布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每天都在重复的陈腐而又恶毒的言论。

64.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首先, 他想把联合国从讨论急待解决的重要国际问題上引开; 他想把联合国的注意力从他自己国家及其他西方国家破坏人权和人民权利的问题上引开; 他想把公众舆论的注意力从那些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大规模公然践踏人权的行爲上引开。

65. 苏联公民的权利利用不着该国代表关心。苏联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已充分明确地载入新的苏联宪法。有关苏联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规定现在正得到严格遵守, 今后将继续得到遵守, 而不管西方国家领导人, 其中包括 10 月 9 日利用这一讲坛的该国代表对此怎么说或怎么想。

66. 我国领导人曾反复指出, 任何人今天不能、将来也不能干涉我国的内政, 谁也不能命令苏联人民怎么生活。1917 年, 我们国家选择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 现在我们正在成功地建设这一社会。毫无疑问, 我们将继续建设这一社会。

67. 我们坚信, 真正的人权, 不是假的人权或者假的人民权利, 只有通过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也就是说, 只有当社会建立在一个人对他人而言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而不是豺狼的原则上时, 才能得到保障。不受剥削的权利、和平与安全地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享受闲暇的权利、享受教育、住房、社会保险、免费医疗保健的权利等是最为重要的权利。只有通过确保行使这些权利, 我们才能确保民主制度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为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在各国人民间建立起真正的友好互助关系以及提高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与公民的福利与文化水平。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任何想歪曲真实情况的企图

都不能改变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是徒然的。鉴于该国那位企图在人权问题上毫无根据地诽谤我国的代表本不该利用这一崇高讲坛散布这些言论，我要阐明如下几点：

68. 看来该国代表使我们看到了他自己国家的真实情况。他极力把他自己国家的情况说成是我们国家的情况。制造中东的爆炸性局势，在过去30年中对阿拉伯人民发动四次侵略战争的难道不是他的国家吗？迫使几十万巴勒斯坦人——男人、妇女和儿童——为从侵略者制造的大规模恐怖与镇压中逃生而离开他们国家，从而剥夺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家园的难道不是他的国家吗？把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人质，变为没有任何权利的人和没有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二等公民的难道不是他的国家吗？难道这些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不会使我们想起居住在南非班图斯坦的大多数土著居民的处境吗？同南非法西斯种族主义政权发展合作——这并非偶然——的难道不是他的国家吗？它似乎借用了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用这些政策来对付中东的阿拉伯人。这种合作肯定也是针对非洲各国人民的。吞并并依然占领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及耶路撒冷的难道不是他的国家吗？

69. 如果该国代表认为这些行动是实行人权，而不是严重地公然违反人权和所有国家人民的权利，也不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那么，人们一定会问，他对人权和各国人民的权利是如何理解的。

70. 因此，我们有权向他说下面这些话。你给自己披上人权卫士的外衣是错误的。不要为达到这种邪恶目的而滥用这一崇高讲坛。首先要努力在你们国家尊重阿拉伯人民的人权，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要求你们从所有阿拉伯领土撤出的决议，允许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享有自决和建立他们民族主权国家的权利。要学会同阿拉伯人平等和平地相处，让中东出现和平与安全的景象。否则的话，你在人权问题上唱的高调都是欺人之谈。

71. 公然践踏阿拉伯人民人权的该国代表们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论如何装扮自己，都永远不可能使在座的任何人相信他们是人权的卫士。谁也不能

使我们的组织偏离它的光明大道——即捍卫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为彻底消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奋斗以及同威胁整个和平与安全的大规模严重违反人权及人民权利的行为进行斗争。

72. 罗亚·库里先生(古巴)：在一般性辩论的这一阶段占用大会时间来对西亚德·巴雷政权的代表就古巴向遭到索马里入侵与进攻的兄弟的埃塞俄比亚人民提供国际主义援助一事发表的荒谬言论进行答辩似乎没有必要。

73. 我们进行答辩只是想把事情讲清楚。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西亚德·巴雷政权——它曾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及帝国主义的——现在已经暴露出其扩张主义、沙文主义和反动的真面目。它的代表在本大会使用的语言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某帝国主义大国领导人提出的论点。

74. 西亚德·巴雷从未设法和平解决他同埃塞俄比亚的纠纷。这就是亚丁会议失败的原因。相反，他设法干的却是拉古巴，具体来说是拉古巴总统和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支持他那针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和扩张阴谋。我们抵制了这种恶劣做法，而且将继续这样做。这就是近日我们在所有国际讲坛上看到某些人歇斯底里大发作的缘由。

75. 西亚德·巴雷先生企图利用他所认为的有利时机，即当埃塞俄比亚革命正在击退它所取代的封建贵族发动的进攻，而其北部遭到侵略而又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时，在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共谋下入侵欧加登；说他们是共谋的明证就是在发生侵略期间，他们所有的发言人都保持沉默。

76. 这一侵略被挫败了，但是，正象其他地区的其他国家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并没有追击入侵者至他们的国家，因为埃塞俄比亚不觊觎他国领土，也没有任何宏大的幻想。因此有人便编造，并四处散布在索马里边境集结有大批军队的说法。这种说法实属子虚，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

77. 有朝一日——这一天不是很迟而是很早就到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革命者将会和平解决西亚德·巴雷为满足其权力欲和进行扩张的贪婪之

心而人为制造出来的纠纷。经验告诉我们，所有侵略者最终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78. 最后，我要对西亚德·巴雷先生的代表说，实际上他所引用的非洲谚语敦促那些手举火炬的人们不要象他怯怯地劝说的那样让火炬落在地上，而是要挥舞着它来捍卫独立和领土完整，以便他们能够摆脱侵略者和扩张主义者，并保证巴雷先生的政权所违反的联合国宪章和非统组织宪章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

79.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中东国家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在经历30年的冲突后，第一次在谋求和平方面取得了真正和实际的进展。如果情况允许，我们将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缔结第一个阿-以和平条约，我们热切希望我们的所有阿拉伯邻国都能参加谈判，以便我们能够迅速使这一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得到全面的和平解决。

80. 中东人民已受够了战争与痛苦的折磨，现在是确保他们进入和平与合作新时代的时候了。因此，使我国代表团感到痛心的是在一般性辩论中看到某些国家似乎执意要破坏和平的前景。这些国家显然由于害怕接受产生戴维营协议这一积极成果的新的对话与谈判精神而死抱着过去的陈词滥调不放，又由于它们不可能有在戴维营体现出的那种勇气、想象力和和解精神，所以力图贬低在那里取得的重大成果。

81. 因此，我们最好回顾一下联合王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先生在大会上说过的话，他说：

“我们似乎在相互攻击，而不是彼此交谈……”

“……”

“那些草率谴责这些协议的人应当更仔细地看看这些协议。它们是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原则及支持该项决议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为基础的。彼此抨击并不能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相互发表原则声明也同样不能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第10次会议，第123和第132段〕

82. 以色列完全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们希望同我们的邻国相互交谈，而不是相互攻击，所以，我们将不对它们在一般性辩论中说出的许多草率和欠考虑的话进行反驳。

83. 由于同样原因，我国代表团情愿参加整个一般性辩论。我们没有象一些代表团所做的那样，对任何发言者采取公然退席的做法，那些代表团采取退席的做法，结果只好站在议席一旁听以色列外交部长所要讲的话。原谅我这样说，在那些退席者的幼稚行动中有某种象征性的东西。这些退席者正是那些使自己置身于对中东产生影响的真正事态发展的主流之外，因而在目前进行的和平谈判中成为旁观者——多少有些焦虑的旁观者——的国家。

84. 然而，我有责任提请大家注意，有人在本届会议一开始就令人遗憾地滥用职权。戴维营会谈结束还不到48小时，临时主席在向大会致开幕词时就对中东局势作了极无节制和片面的介绍，他甚至连在戴维营和目前进行的和平谈判提都没提。大会主席所采取的立场一向是公正的，上述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这一公正原则，而且鉴于南斯拉夫几天后在一般性辩论中〔第7次会议〕的正式发言实际上重复了临时主席的话，这种作法就显得更加不妥了。

85. 在本次辩论中，叙利亚副外长在第27次会议上的发言，其虚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厚颜无耻地把黎巴嫩遭到的灾难归因于以色列。本会议厅内没有哪位不对叙利亚近几个月在黎巴嫩北部，特别是贝鲁特犯下的暴行感到震惊和愤怒。近两周来，叙利亚用大炮对居民区进行的狂妄滥炸造成了数百名——如果说不是数千名的话——平民伤亡。在此过程中，约有50万无辜的男人、妇人和儿童再度成为难民，被迫逃离他们的家园。西方记者把东贝鲁特形容为死寂的“月球表面”。城市里高大的建筑物被损毁和熏黑；弹坑遍地的街道四处堆满倒塌房屋的瓦砾、烧焦的汽车和腐烂的尸体。

86. 伦敦刊物《经济学家》在本周的一期中说：

“这种冷酷无情的战争包括对平民百姓使用军事力量来达到非军事目的。其用意在于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与痛苦。被打死的大部分是平民。炮击炸毁了一些医院和诊所。鉴于叙利亚的大炮一般是很准确的，所以它们击中一些目标一定是故意的；对校舍的轰炸也是如此”。

87. 黎巴嫩居民痛苦加重就是由于叙利亚进攻

者无耻的动机造成的。当叙利亚在维持地区和平的幌子下屠杀平民百姓以扩大对黎巴嫩的控制时，其本质和意图便暴露出来了。众所周知，叙利亚从未同黎巴嫩建立过外交关系，因为建立外交关系可能不利于它长期以来提出的对该国拥有霸权的要求。只要目前的叙利亚领导不放弃实现其不合时宜的扩张阴谋——根据叙利亚的官方言论，这一扩张阴谋还把约旦和以色列包括在内——的念头，该政权就会继续极力破坏任何旨在实现中东和平的进程。

88. 另外一个听来有些奇怪的发言是匈牙利外交部长所作的发言〔第10次会议〕。他在对缔造和平的进程进行谴责之后，又发表了一通关于黎巴嫩问题的议论，而在他的代表团分发的准备好的发言稿中并没有这一段话。匈牙利代表虽然对黎巴嫩局势深为关切，但在他特别提及这一问题时却只是再次对以色列进行了攻击。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因为同任何其他国家相比，人们可能更期望他的国家会同情黎巴嫩人民，这些人民已被置于一支装扮成地区维持和平部队的所谓兄弟的外国军队的统治之下。

89. 苏联代表，即一个在过去25年中为实现中东和平和维护全世界普遍人权作出巨大努力的国家的代表，居然也禁不住要反驳我国代表团的发言，而且，在反驳中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我不想对他的发言进行反驳，我倒想让苏联当局力图使之沉默不语的阿纳托里·夏兰斯基利用一下这一讲坛。他只是由于谋求获得从苏联移居国外的基本权利而被判处15年监禁，在此之前，他在今年7月14日在莫斯科的一个法庭上受到审判。我援引一下他在这一法庭上的陈述恐怕是再好不过的了。下面是他的话：

“五年前，我提交了移居以色列的申请。今天，我距离我的梦想比任何时候都要遥远。这似乎令人遗憾。然而，情况却与此截然相反，我感到很高兴。我高兴的是我生活得很诚实，问心无愧。甚至在死亡威胁面前，我也从未出卖过我的灵魂。

“我高兴的是我帮助了人民。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结识了萨哈罗夫、奥罗夫、金斯伯格这些诚实、勇敢和无畏的人并能同他们共事，而他们继承了苏联知识分子的传统。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目睹着苏联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进程。

“我希望对我和整个犹太移民运动的荒谬指控不会阻碍我的人民获得解放。我的亲戚和朋友知道我是多么想通过我在移民运动中的活动使它能够同我在以色列的妻子阿维塔尔共同生活呀！”

“两千多年来，犹太人民，即我的人民一直被迫流散各地。然而，无论他们在哪里，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每年他们都在重复‘明年耶路撒冷见’的话语。现在，当我离我的人民，离阿维塔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和面临长期监禁的艰难岁月时，我面向我的人民，我的阿维塔尔说，‘明年耶路撒冷见’。”

“现在我面对着你们，面对着被要求证实一项事先确定的判决的法庭。对你们我没有可说的。”

这也是我对苏联代表的回答。

90. 在这一般性辩论中，对每次出现的虚伪作态的行为都加以揭露是没有意义的。我倒想向大会发出强烈的呼吁，呼吁它迎接戴维营提出的挑战，抛弃过去在本会议厅内进行辩论时总少不了的那些过时的陈词滥调。如果在今后的一些天里，大会还要采取谴责而不是协商的做法，那么历史将留下这样的记载：本届会议未能抓住帮助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宝贵时机。

91. 本届会议是在戴维营会议结束不到两天召开的。昨天是在华盛顿进行的埃-以和谈的第一天，这一和谈是以戴维营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那些过去曾利用中东的动乱与冲突而且现在仍不肯顺应和平前景的人肯定会拼命破坏华盛顿会谈。实际上，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因为他们也会力图破坏通过宪章致力于和平与安全事业的本机构并在今后的一些天里利用它来达到其进行破坏的目的。

92. 现实地讲，如果以为大会会积极支持在戴维营采取的果敢的主动行动并鼓励中东冲突各方都参加对话和商定一项全面的解决办法以结束战争状态，那也许是一种奢望。但是这一次，它也许不会给实现和平的前景设置新的障碍。

93. 如果大会不能积极促进和平进程，至少请

它让这一进程能够毫无阻碍地向前发展。让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进行指控和反指控上吧。相反，让我们进行对话与谈判吧！让我们本着戴维营精神稳步前进并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94. **易卜拉欣先生(埃塞俄比亚)**：今天索马里代表再次因袭了他的代表团在一切国际会议上的一贯作法。当埃塞俄比亚代表努力使国际社会了解有关索马里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及随后其后撤部队蓄意进行的破坏与掠夺的简要事实时，索马里代表匆匆站起来表示义愤。由于虚伪的抗议不能洗刷侵略的罪名，他们便故技重演，又来玩弄声东击西的战术。

95. 他们在大会上届会议、第十届特别会议、非统组织的一些会议以及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最近一次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也是这么干的。我确信，出席这些会议的代表们对索马里的抗议的空洞虚伪是记忆犹新的。今天，摩加迪沙代表的表现依然如故。

96. 首先让我坦率地指出，索马里代表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反感。坦白地说，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我国外交部长只是谈到了问题的核心〔第31次会议〕。一年前摩加迪沙对我国无端发动的侵略是有案可稽的。索马里侵略军对埃塞俄比亚进行的破坏也是国际社会各位成员有目共睹的。

97. 那么，为什么索马里起初得手时是那樣的狂妄和自负，而现在却变得如此恼怒，感觉受到很大的伤害和羞辱，以至于竟然要对一些史实详加叙述呢？索马里的尴尬处境是可以理解的。索马里由于在错误的冒险中遭到失败并引起了国际社会——其新结成的同盟当然排除在外——的愤慨和不满，现在力图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有意的但却是歪曲事实的描述来抬高自己形象。有鉴于此，索马里的胡言乱语几乎不屑一驳。

98. 然而，为了纠正一些说法，请允许我仅仅指出若干突出的事实。非洲三角不安定的唯一原因是索马里对其邻国领土怀有野心。它现在仍旧全然无视和公然违反宪章条款及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决定，继续谋求实现这一野心。

99. 所以，尽管侵略被击退了，摩加迪沙政权仍在派遣武装分子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渗透并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活动。就象以往一样，摩加迪沙为了眼前的

需要称这些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为“解放阵线”，以便为可能对埃塞俄比亚发动的新侵略铺平道路。这是事实，就象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在对备受战争创伤的埃塞俄比亚东部进行参观时所目睹的那样。

100. 更有甚者，索马里为掩盖其侵略行径，凭着臆想发出假警报，说什么埃塞俄比亚沿着共同边界集结了大批部队。但是举世皆知，埃塞俄比亚对侵犯索马里领土毫无兴趣。那么，它为什么要荒谬可笑地指控埃塞俄比亚正在准备发动侵略呢？今年3月份我们没有那样做——而且索马里代表知道，我们是有能力那样做的。

101. 事实是，正如我们政府屡次声明的那样，我们渴望同我们的邻邦，其中包括索马里在和平与互利合作的条件下相处。至于索马里援引崇高的自决原则的做法，我只需重申我前几次详细论述过的内容就足够了：自决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充当臭名远扬的扩张主义者的工具，也从来不是为了充当一个可以用于使现存的国家班图斯坦化的工具。

102. 关于班图斯坦化问题，索马里代表认为可以把我国同南非相提并论。但是，让我援引一下他的总统1963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统组织第一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说过的话：“我们都是索马里人，不是班图人，马塞人、坎巴人和基库尤人是班图人，他们能够共同生活。”

103. 南非又是怎么说的呢？它说了同样的话，即白人和班图人不能共同生活。因此，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有资格同南非相提并论的话，那便是索马里。

104. **德桑德先生(乍得)**：乍得代表团希望通过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不会把大会这一崇高讲坛变为一个毫无吸引力的虚伪作态的舞台，然而，我们的确要指出以下几点。

105.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团在1978年10月10日的发言〔第28次会议〕中没有谈到乍得这一它一向声称帮助其解决内部困难的国家的局势。该代表团知道，它根本没有资格那样做，因为它的政府正是酿成乍得悲剧的主角。然而，我国代表团却不得不强调这一点。我们这样做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想让国际舆论充分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组织的一个会

员国决意对另一个会员国纠缠不放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06. 我国代表团不想在此对我们刚从我的同僚和兄弟，利比亚常驻代表基希亚先生口中听到的荒谬指控进行反驳，以免陷入无谓的论战之中。我们不想这样做只是出于对我们大会的尊重，特别是出于对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尤其是其现任主席、苏丹共和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将军的尊重，——在喀土穆举行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们已委任尼迈里将军主持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成立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非洲的这些有识之士已注意到两个兄弟国家之间发生的纠纷，并决心要解决这一纠纷。

107. 正如乍得代表团团长在昨天的发言〔第33次会议〕中所说的那样，由苏丹、尼日尔、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及尼日利亚这些毗邻的兄弟国家组成的非统组织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这一不幸的冲突。所以，我国代表团只能请本组织各会员国铭记——我强调这一点——他刚才在发言中所提供的重要情况。

108. 此外，我国代表团正式否认利比亚代表团提出的所有恶毒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我的同僚对我们讲的话里没有什么新东西。利比亚政权的入侵之手是当场被抓住的，乍得及其全国团结政府和人民要求该兄弟国家的尊贵当局证明他们的诚意。

109. 我现在想对我的同僚基希亚先生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评述。如果利比亚象他说的那样不想收集沙漠，那么为什么利比亚要占据位于沙漠中的乍得基地奥祖呢？利比亚为什么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陆空基地呢？这是我在此要提出的问题。

110. 利比亚能否认它目前正在乍得北部的博恩提(博尔库-恩内迪-提贝斯提)建造一个包括飞机场与公路在内的完备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呢？利比亚代表曾宣布，乍得问题是内政问题。我们也在我们的发言中指出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利比亚对乍得内政的干涉居然到了禁止数百名居住在利比亚和拒绝归顺利比亚政权的乍得国民返回家园的地步呢？那些声明打算支持新的全国团结政府的人已遭逮捕并被投入监狱，这又是为什么呢？

111. **主席**：所有最初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人现已都已发完言，但是，现在有人要求对上述一些答辩行使答辩权。

112. 实在对不起，我要求对行使答辩权时所作发言进行答辩的代表发言要尽可能短些。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行使答辩权的次数都不能超过两次，以免一般性辩论总是没完没了。在这一前提下，我现在请已登记发言的人发言。

113. **秀蒲拉西先生(民主柬埔寨)**：我不想对越南代表的诽谤与谎言进行答辩。他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昨晚的发言〔第33次会议〕中说得面面俱到。我只想提请大会注意某些事实。

114. 越南人同美利坚合众国在巴黎进行了八年谈判，在此期间，他们策划了许多反对柬埔寨的阴谋，此后不过一年，越南人就撕毁了巴黎协定。我们不象他们，我们是十分坦率的，同背信弃义、阳奉阴违的越南人截然不同。

115. 第一、我要指出，越南正在声嘶力竭地把它对柬埔寨的侵略说成是双边问题，即纯粹的边界问题。然而实际上，由越南及其主子即那个扩张主义大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它们既具地区性又具全球性的扩张主义战略的一部分。这场战争现在已几近国际化。它已威胁到东南亚及亚洲的所有人民与国家，并开始引起非洲及欧洲人民的不安。

116. 尽管全球扩张主义的首要目标可能的确是欧洲，但事实是，这一全球扩张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势必会带来有害后果，并且不仅会直接威胁到欧洲和平，还会直接威胁到全世界的和平。

117. 越南及其主子正在拼命掩盖这场战争的国际性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麻痹世界各国人民的警惕性。

118. 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并非只是针对柬埔寨的，因为越南及其主子一旦占领柬埔寨，不会不将其统治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南亚。但是，它们如果不能占领柬埔寨，也就不能实现其扩张主义阴谋。

119. 柬埔寨是实现其野心的关键障碍，因而成为它们目前正在拼命想打开的一把铁锁。

120. 越南及其主子由于其扩张主义和侵略计划遭到了惨重失败，所以改变了策略，但其战略和野心却没有改变。它们目前在外交上玩弄的迎合讨好别人的花招都是上述改变策略的做法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花招只会更加清楚地暴露出越南人背信弃义和伪善的面目。除了这些外交花招外，越南及其主子正在再次集结军队，准备在下月开始的下一个旱季来临之际对柬埔寨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侵略。然而，柬埔寨人民及其革命军坚决拒绝成为越南的卫星国。如果说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一直在进行这场长期的斗争，并为获得解放、确保其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维护其自尊和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牺牲的话，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成为越南人或任一大国的奴隶。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永远高举民族独立、自尊与尊严的旗帜，永远捍卫和保护民主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

121. 第二、长期以来，越南一直在进行厚颜无耻和荒谬绝伦的宣传，说什么它在帮助柬埔寨获得解放中出了大力。事实又如何呢？实际上，众所周知，自1965年特别是1970年以来，越南人再也没有自己可以赖以保护自己和躲避美帝国主义者和西贡集团进攻的领土了。是柬埔寨革命应越南人的明确要求，为他们在柬埔寨领土上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庇护，是柬埔寨人民养活了在柬埔寨寻求庇护的越南军队，每年为他们提供了几十万吨大米。建在柬埔寨领土上的越军医院共收留了8万多名越南伤兵。当时的越共军队是靠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的柬埔寨人民养活的。显而易见，假使越共未能在柬埔寨得到庇护，他们早就被美帝国主义者统统消灭了。

122. 由于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遭到惨重失败，越南军队的所谓威力、越南人的所谓威望也就象一座纸房子一样倒塌了，因为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只是欺骗、撒谎和口是心非。

123. 1977年底以来，越南侵略柬埔寨的行径屡遭失败，这一事实证明，越南人关于所谓越南援助柬埔寨的宣传是无稽之谈。在柬埔寨革命军使越南军队蒙受可耻失败后，关于越南军队威力无比的传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人尽量把他们的失败归因于其他军队而不归因于柬埔寨军队就是十分自

然的了。事实上，越南军队连美帝国主义军队的千分之一都抵不了，而且人人都知道后者在柬埔寨的情况又是如何。现在越南人依靠那个扩张主义大国提供武器，他们甚至连自己的人民都不能养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说比美国还强大呢？很显然，越南尽管遭到了可耻失败，但是仍然没有改掉其狂妄自大、背信弃义和言不由衷的毛病。

124. 第三，某些国家仍然不切实际地希望，它们将能使越南脱离该扩张主义大国的轨道，并向其提供财政、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实际上，这些希望只是幻想，因为越南已成为该扩张主义大国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它同该大国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它是同一经济和政治联盟的成员，因而也是军事联盟的成员；越南从该扩张主义大国那里得到的各种武器装备就证明了这一点。

125. 越南允许其主子在其领土上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最后一点是，越南在外国领土上驻有部队。

126.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越南既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也不是一个不结盟国家。它遵照其主子的指示参加不结盟运动，目的是从内部破坏这一运动，并企图把这一运动纳入其主子的集团。

127. 一些国家已从同越南提供援助的辛酸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另外一些国家也正在重新考虑是否向越南提供援助。这种援助只会使该扩张主义大国和越南在日后实现其并吞捐助国本身的计划时实力更强。养活实行扩张主义政策的越南就等于养活一条以极其忘恩负义而著称的鳄鱼。

128. 越南一直在对柬埔寨进行侵略，并准备在即将来临的旱季对柬埔寨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侵略。

129. 首先，它正在把大约15个师的军队集结在我们的边界上。但是，由于这些军队大量减员，不是满额，所以只等于六至七个满员师。

130. 其次，越南的保护者，即那个扩张主义大国，已给它送去了大量战争物资，和派去了大量顾问。

131. 第三，为了动员世界舆论，越南笑容可掬

地开展了各种外交活动，并且继续奉行阳奉阴违的政策和制造攻击柬埔寨的谎言。但是，那些爱好和平、独立和正义的人民已经了解越南人的真面目，所以一直保持着警惕。

132. 面对越南人为进一步的侵略行径所作的这些准备，柬埔寨人民和政府镇定自若，确信他们能够再次战胜越南人。为什么呢？第一，在1977年底越南发动的侵略中，他们就歼灭了越南14个师；第二，渗透到柬埔寨的越南特务已被全部消灭；第三，越南及其主子并不比美帝国主义者更强大；第四，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和独立的人民和国家十分了解，柬埔寨人民决心捍卫他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他们的荣誉和民族尊严。

133. 他们正高举独立的旗帜，并且日益明白，柬埔寨人民目前进行的反对越南侵略和扩张主义计划的斗争，是关系到全世界所有人民和国家，特别是亚洲和东南亚人民的斗争。

134. 柬埔寨人民知道，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毫无疑问，越南的侵略一定会被再次击退。

135. 最后我要说，柬埔寨人民只希望在和平、独立、领土完整和享有自尊与民族尊严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将竭尽全力重建国家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136. 解放前后，柬埔寨同越南进行了约一百次谈判。1975年6月，柬埔寨向越南提议签署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略条约。那些谈判未产生任何结果，因为越南不想放弃其“吞并”柬埔寨的野心。

137. 最近，即今年9月28日，我国总理宣布，如果越南停止侵略并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柬埔寨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那么，柬埔寨将再次向越南提议签署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略条约，民主柬埔寨领导人将去金边、河内或者美国或任何其他地方签署这一条约。

138. 但是，今年10月1日，越南再次拒绝了民主柬埔寨的这些合理建议。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保持警惕，准备给予越南及其主子以更沉重的打击。

139. 菲拉利先生(摩洛哥)：一些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十分荒唐地谈到现在仍然被错误地称作西撒哈拉问题的问题。对他们的发言，我们本不打算行使答辩权。

140. 令人遗憾的是，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在昨天的发言〔第33次会议〕中居然细谈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本不该成为本大会主要关注的问题，如果阿尔及利亚不是不惜声名狼藉硬要与正在依照国际法正常发展的非殖民化进程背道而驰的话。

141. 但是，鉴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昨天的发言中用多得让人吃惊的篇幅来迷惑国际社会，我国代表团感到有责任发言，以恢复事物的真实面目。

142.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当然谈到了尊重载于联合国宪章和非统组织宪章中的原则的问题，而我们也赞成这些原则，特别是自决原则。一些年来，阿尔及利亚一直以执行该项原则的典范自居，并在这一讲坛上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作这种自我标榜。难道我们还要回顾摩洛哥是第1514(XV)号及第1541(XV)号决议——这些决议对如何执行这一原则作了规定——的提案国之一吗？难道还需要提醒它我们组织的所有文件中所表达和阐明的自决原则只是用来对付殖民国家的吗？

143. 正如摩洛哥一向所言，我们一直忠于自决原则，我们并没有象我们的对手昨天所说的那样正在撒哈拉推行吞并主义政策。当然，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指责摩洛哥篡改事实以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但是，我愿怀着完全是兄弟般的情意回顾这样一个事实：摩洛哥是根据一项由联合国秘书长正式签署并得到大会决议再次肯定的国际协议呆在撒哈拉的。正是根据该项国际协议并依照该协议及该决议，摩洛哥收回了它在撒哈拉的省份。

144. 我没有必要详述有关的非殖民化进程。

145. 毫无疑问，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所论及的是他所所谓的撒哈拉人民——这是出自一个自称为解放战士、反殖民主义斗争战士及第三世界运动中一名战士的国家代表之口的奇怪称呼。实际上，只要回顾一下近两年的情况我们就会明白，这种称呼是前殖民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首先使用的。奇怪的是，象阿

尔及利亚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居然会认可该殖民国家为达到其目的而编造的称呼和进行的捏造。

146. 另外，关于撒哈拉人民问题，我们想确切地知道，人民指的是谁，因为撒哈拉地域辽阔，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埃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只把撒哈拉地区的摩洛哥各省割裂出来，认为那里的人民从历史上讲和种族上讲都不同于摩洛哥其他地区的人民，他这样做根据何在？依照的是什么原则？

副主席武尼博博先生(斐济)代行主席职务。

147. 显然，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有其自己解释事实的方式。但是，我愿要求他记住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在阿尔及利亚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它曾同法国举行过埃维昂谈判，当时的阿尔及利亚代表以撒哈拉未被包括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工作中为由曾中断同法国的谈判。

148. 为什么当时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却成了罪恶呢？——除非摩洛哥象他昨天从另一角度所说的那样，只是力图继续做出违约行为。我认为，而且我十分遗憾地不得不向他指出，实际上正是阿尔及利亚目前奉行的政策在企图使这些违约行为成为家常便饭，并以此使阿尔及利亚成为柏林公约老牌殖民国家的继承人。

149. 摩洛哥是不会退回到那种与现实和历史都不相吻合的错误立场上去的。此外，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详细谈论了所谓撒哈拉人民的解放运动。由于我们十分了解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的痛苦经历，所以对于这一点，我还是不想予以驳斥，但是，我要问一问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是否能告诉我们，在西班牙殖民主义政权统治摩洛哥时，什么时候听说过有过这种民族解放运动或该运动开展的反对西班牙在该殖民领土的军事存在的斗争。所谓波利萨里奥运动^①只是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妄想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的产物，这一运动只是在1974年底才出现，当时摩洛哥在西班牙的同意下并依照联合国决议，正要在该殖民领土和平实现非殖民化，这简直是奇怪的巧合。

150. 我不想再占用大会时间了，但是，我还要

^①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

提醒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一件事，即他曾把摩洛哥同葡萄牙这个前非洲殖民国家相提并论，对于这一诽谤我将不予理睬，我希望他的话并未表达他的真实思想，因为他比谁都更加清楚摩洛哥同其阿尔及利亚兄弟一道在他们的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他比谁都更清楚只是在最近才获得自身独立的摩洛哥人民在马格里布阿拉伯团结运动中为阿尔及利亚作出的牺牲。他十分清楚摩洛哥同其非洲兄弟一道为前葡萄牙殖民地不断提供的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他十分清楚，摩洛哥皇家军队不仅在非洲，而且还在中东为阿拉伯国家的自由与独立事业献出了数百条生命。他所说的这些话十分清楚地表明，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感情用事，以致丧失了理智，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

151. 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昨天提到据说发生在该地区的某些交战。他甚至告诉我们目前存在的某些威胁。但是，我要在这一讲坛上说，摩洛哥不怕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他知道，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用决心与勇气对付这些威胁。

152. 然而，有一点遗漏我想提一下。他曾说出进行演习的一些地方的名字，但他忘记了重要的一点，这就是阿姆加拉战斗，他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阿姆加拉是一场摩洛哥皇家军队和阿尔及利亚军队之间发生的战斗。我没有必要提醒他阿尔及利亚军队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迫撤回阿尔及利亚的，数千名阿尔及利亚俘虏，包括军官和士兵目前在摩洛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请他不要试图告诉我阿尔及利亚与此无关，认为这只是一个所谓幽灵似的民族进行的解放斗争。

15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说，摩洛哥是爱好和平的。它一向如此。今天，我们都在谈论和平的动力；我们完全赞同这一点。但是，和平必须在享有尊严和充分尊重各会员国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取得。自决是本组织每一个会员国都必须坚持的原则。该项原则绝不能用来把某一国家巴尔干化或破坏现存的国家。

154. 至于我们方面，为实现那种我们一心向往的和平，我们呼吁阿尔及利亚兄弟要理智些。正如我们一向所言，摩洛哥随时准备同他们就使我们两国发生分歧的政治问题进行对话，在这点上，我同阿尔及

利亚外交部长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愿意考虑任何建议，我们希望不久理智能占上风，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能得到恢复。

列瓦诺^⑤先生(哥伦比亚)回任主席。

155. 布瓦耶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在此我不想像上地理课一样讲述在西班牙管理下的西撒哈拉的地理位置，这是对在座各位尊贵的代表的侮辱。在要求允许行使答辩权之前，我曾犹豫过，最后，我还是要求这样做了，主要是为了谈一点看法。

156. 撒哈拉人民在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下正在进行解放战争，这是一个明显可见的现实情况。由于这一伟大人民——摩洛哥代表一直轻蔑地将其视为幽灵似的人民——的战斗与牺牲，这一战争已获得成功。想无视这一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现实是无济于事的。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十分关注西撒哈拉问题，所以一直承担着保证那个摩洛哥代表称之为幽灵似的人民行使自决权的责任。如果一定要对撒哈拉人民解放战争的某一方面加以证实的话，人们只需提一下波利萨里奥阵线决定在其战场的部分地区实现单方面停火的主动行动就行了。这一主动行动得到了毛里塔尼亚政府的赞赏，非洲及国际社会也十分满意地对此表示欢迎。它证明了撒哈拉人民的成熟与伟大。他们不是幽灵似的人民，而是存在于地球上并决心反对侵略与吞并的人民。

157.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的发言会力求简短。我不想用我的同僚乍得常驻代表所使用的语言来回敬他，因为我不愿搅乱这一辩论的平静气氛。

158. 乍得代表在对我的答辩进行答辩的发言中提到奥祖地带问题。我们一直对我们的乍得兄弟说，利比亚和乍得之间这一所谓的边界冲突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这一问题在我们之间得到解决。1978年2月24日由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先生、尼日尔共和国总统赛义尼·孔切先生及苏丹副总统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在塞卜哈签署的公报说：

“各位总统都认为，乍得与民众国之间的边

界问题应以兄弟般的方式，本着新的相互谅解的精神并在双边合作的情况下加以讨论。”^⑥

159. 我们总是说，如果两国间发生了边界冲突，我们可以在我们中间、在国家集团中和非统组织内加以解决。

160. 乍得代表提到边境地区的建筑物问题。我们曾多次解释说，只是在9月1日革命后，我们才开始对国内环境，即建造医院、学校、行政中心及治安设施感兴趣。我们在内地的所有地区和邻近我国同乍得及我国同其他邻国之间的边界的地区都采取了这种作法。在所有这些地区，我们开始修建公路和建立国家的基础设施。至于边界问题，我们已在联合国反复讲过，如果说存在边界问题的话，我们愿与乍得就此进行磋商。

161. 我们说奥祖地带是我们国土的一部分，而乍得说这是它的国土的一部分，这是典型的边界问题。

162. 此外，利比亚被指控进行占领和侵略，但是，每个国家都会有边界问题，尤其是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区。

163. 我们的乍得兄弟说，必须为讨论我们之间出现的所有问题创造更好的气氛。边界纠纷是不容易解决的，卡扎菲上校或任何其他人都不能签署一个说乍得是对的的文件；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马卢姆将军也不可能代表乍得那样做，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这些是必须加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164. 我的同僚乍得常驻代表说，我们在迫害生活在利比亚的乍得人。我已经说过，我们正承受着乍得战争带来的后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在该地区制造问题。要付出代价的是我们。我们正在为难民提供庇护。我们没有制造问题，我们没有到联合国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那里去说：“我们面临着难民问题，请帮助我们吧。”20年来，我们一直在收容难民；幸运的是，近些年来，我们吸收了一些难民，因为我们需要劳动力，我们已为他们提供了学校。

165. 我记得，一天午夜后，我刚要离开我的政

^⑤发言者用英语援引。

府办公室便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说，数百名儿童——400、600也许是800名——刚刚抵达一块绿洲。这只是一个例子。大会各位成员会明白，数百名儿童突然流入像阿尔克努或奥埃纳特——它们位于由苏丹、利比亚和乍得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样的绿洲社区将意味着什么。这些被称为绿洲的社区一般说来仅有15户或20户人家，总共不过约有60至100人。你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当难民特别是儿童而且其中还有受伤的和被拷打过的人抵达那里时，情况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欢迎他们，尽力帮助他们，我们为他们作出了人道主义努力。在我国的乍得国民是难民，但他们并没有被监禁，我正式否认有关的指控。相反，在乍得的利比亚侨民却常遭到乍得当局的迫害与骚扰。我们并不要求乍得人留在我们这里，如果他们想回去，可以自由回去，但是其中一些是政治难民，他们不想回去，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

166. 在乍得难民问题上，我们并不想让乍得政府或我们的乍得朋友无论是在旧的政权统治下，还是在现行政权统治下感到难堪。

167. 可能有人要对我们说，所有这些都同托姆巴巴耶有关，同过去有关。但是，鉴于人民并未放下武器，而且仍在战斗，在我看来，托姆巴巴耶虽已消失，而托姆巴巴耶主义却未消失。实际上，乍得人，乍得存在着没有托姆巴巴耶的托姆巴巴耶主义。

168. 最后我要说，我们愿意诚心诚意地同我们的乍得兄弟讨论所有问题。非统组织最近在喀土穆通过的决议中把这一问题交给了尼迈里总统处理，他受权与同乍得接壤的国家，其中包括利比亚举行协商。我们准备继续进行这种对话。我们准备提供合作，因为我们渴望该地区出现和平与繁荣，我们渴望同乍得人民建立友谊。

169. 瓦尔萨马先生(索马里)：我将对两个代表团的发言行使我国代表团的答辩权，这就是古巴代表团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它们把在欧加登狼狈为奸的那一套又带到了这一讲坛上。我希望主席在给我限定答辩时间时考虑到这一点。

170. 古巴代表企图为其政权在欧加登的军事冒

险主义辩解，说什么古巴是在保卫埃塞俄比亚使之免遭反动势力的侵害。当然，“反动势力”指的是该国人民。

171. 不久前，卡斯特罗总统说，他的士兵到非洲去是出于感情上的缘由，因为他们是非洲血统人。人们不禁会想，美国总统是否可以使用同样的理由说，他也出于感情上的缘由，把非洲血统的美国士兵派往非洲。使用的这种理由同事实是毫不相干的。毫无疑问，古巴不折不扣地是某一超级大国的代理人。它正在一个该超级大国不想去的地方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古巴为此得到财政援助，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今年早些时候，它得到了20亿美元，主要是用来雇用黑人的。

172. 古巴代表提到我国总统、他们国家总统及埃塞俄比亚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亚丁进行的一次会晤。他说，他们国家总统到那里去是为了进行调解和缔造和平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到那里去是为了某个超级大国的利益，为了将整个那个地区置于这个超级大国的霸权统治之下，而这正是我国总统所拒绝的。

173. 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古巴极力为其在欧加登的军事冒险行动辩解，企图使这一干涉行动合法化。然而，该会议抵制了这些企图——正像非统组织在喀土穆所做的那样——并谴责了干涉该大陆事务的行径。

174. 古巴自称为非洲的朋友，却对代表非洲大陆的非统组织作出的明确决定视若无睹。

175. 古巴代表谈到，索马里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有朝一日有可能——实际上这是肯定无疑的——自己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我们的愿望。这并不仅仅是个愿望，而且我们还确信，索马里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如果没受到干预的话，早就解决他们的问题了。

176. 我们想知道，2万古巴军队正在欧加登干什么。他们为何成了关押在吉吉加·德格布尔、盖卜里达哈尔及其他地区营地的俘虏？这里有一个原因：他们给邻国领土，其中包括我国领土，而不仅仅是欧加登带来了危险。

177. 现在我想谈谈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

178. 埃塞俄比亚代表谈到索马里人在这一讲坛上和其他讲坛上的“一贯作法”。的确，我们不断重复同一内容——但问题是同一个；它没有改变。我们不能反复无常，不能搞阴谋诡计，不能玩弄狡诈的外交手腕。我们必须继续讲出事实真相，而事实真相是：埃塞俄比亚用殖民手段攫取了一块领土。

179. 埃塞俄比亚代表说，我们对讨论实质问题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反感。然而，实质问题是索马里西部人民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应讨论那问题呢？我们为什么应该讨论其他问题呢？我们为什么要谈论与这一实质问题毫无关系的问题呢？

180. 埃塞俄比亚代表提到非统组织的一项决议。我们当然尊重非统组织的决议、国际法及联合国决议。但是，这是一个纯粹有关殖民地的问题，同埃塞俄比亚代表所提到的问题毫不相干。无论怎么说，这一问题1964年在开罗提出时就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因为当时已经商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不久将开始谈判。用该决议起草者的话来说，结论是清楚的，即这一问题被排除在外了；它虽被列入议程，但却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我面前就放着在开罗讨论这一问题时的逐字记录。

181. 埃塞俄比亚代表还歪曲了另外一个事实。他提到我国总统1963年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一次讲话。他所说的纯属子虚，他所说的与我国总统说的毫无关系。我可以拿出我国总统的讲话稿。埃塞俄比亚代表声称，我国总统谈到班图斯坦化、部落制等问题，我断然否认这些骗人的谎言。

182. 埃塞俄比亚代表谈到可耻失败的问题，但是，是谁被击败了？欧加登的人民很久以前曾被征服过。如果说他们现在被某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武器打败了，有一天他们会胜利的。他们将继续进行斗争，我们确信，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183. 他谈到恐怖主义问题。谁是恐怖分子呢？无论怎么说，欧加登现在落在谁手里呢？它没落在任何人的手里。那里有外国军队的军事营地，但是整个领土还是掌握在人民，即该土地合法拥有者的手里。

184. 埃塞俄比亚代表还谈到据说由索马里军队造成的破坏问题。首先，老实说，该领土没有多少东

西可破坏，不过我国外交部长已就造成的一切破坏向两个月前在喀土穆召开的非统组织会议的有关委员会提出了明确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众所周知，被击退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在自由战士面前进行了不光彩的撤退，在撤退中，他们肆意进行野蛮的破坏。凡是有一点用处的东西都被拆毁或毁坏了。总之，被破坏的所有设施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

185. 最后，我要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281(XXIX)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侵略、占领和外国统治，并且在第16条中指出：

“实施这种胁迫政策的国家，对于受影响的国家、领土和民族负有经济上的责任，必须补救和充分赔偿这些国家、领土和民族的自然资源和一切其他资源所遭受的剥削、消耗和损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向它们提供援助。”

我们当然要求埃塞俄比亚在对该地区人民是适当的时机到来时，对他们进行赔偿。

186. 同埃塞俄比亚企图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正好相反，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我要强调这一点——尊重合法边界和领土完整原则，因为它在解决索马里西部问题时接受了自决权和国际法的其他有关规则。索马里西部问题是殖民地性质的问题，同该大陆其他地区的边界纠纷毫无关系。

187.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国政府尽管同索马里西部人民有着兄弟般的关系，但不能对他们的行动负责，也不能自我指定为他们的代表。因此，埃塞俄比亚在这方面的评论基本上是不必要的。鉴于这些人民是其自身命运的代表者，任何影响他们命运的决定自然必须要同他们协商。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无论索马里西部人民是否选择独立，我国政府将会第一个承认和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为了迅速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求撤出外国军队，呼吁埃塞俄比亚承认那个长期以来饱尝苦难的兄弟人民的合法权利。

188. 主席：我要通知各位，我打算让这一会议继续开下去，直至发言人名单上的人全都发言完。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而还有几位没发言，所以我不

得不严格执行大会所接受的决定，即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不应超过10分钟。

189. **杰莱埃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以往一样，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满篇是胡言乱语，这一事实再次暴露了以色列顽固不化的真实本质及其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目的。我不想细谈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代表发言的内容，我只想代表我国政府阐述如下几点。

190. 第一，我们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是以该国当局的正当愿望为依据的。我们的立场得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的承认。如果说我们承担了在黎巴嫩的所有责任，那是因为我们是按照把我们两个兄弟国家——叙利亚和黎巴嫩连在一起的民族感情与共同命运行事的。我们感到应该提醒各位注意，叙利亚和黎巴嫩自独立以来还没有交换过外交代表，因为我们一直感到我们两国间的兄弟关系非同寻常，交换外交使团没有必要。

191. 第二，正如本组织各位所知，酿成黎巴嫩悲剧的原因是侵略成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不负责任和不遵守国际义务——这是该实体本性的一贯特征。由于黎巴嫩的安定与平静不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所以，每当要实现安定时，以色列总要出面干涉，制造混乱和动荡。

192. 第三，多年来，我国一直享有的安定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在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明确立场，使该复国主义实体深为不安。

193. 奇怪的是，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自己侵略黎巴嫩，它却让叙利亚为这一事件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该实体对贝鲁特发生的事情假惺惺地表示遗憾，但它似乎忘记了由于它对西贝鲁特的袭击、它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和使用国际间禁用的杀伤炸弹而造成的受害者；它还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194. 主席先生，为了响应你的呼吁，我对该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实体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对人权的可耻践踏就不予详述了。

195. 简单地说，如果该地区没有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这些事件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196. **易卜拉欣先生**(埃塞俄比亚)：我要求再次发言，但这并非是为了行使我国代表团的答辩

权，因为正如索马里代表十分清楚的那样，我们只在必要时才有效地行使我们的答辩权。我们也不是到这里来为苏联和古巴说话的。它们采取的正直的原则立场不需要任何人帮助维护。但是，由于索马里在苏联和古巴为使我国能够击退索马里赤裸裸的侵略而为我国提供全面援助的问题上继续重复同样的谎言，所以请允许我发表以下几点意见。

197. 1978年2月28日的意大利报纸《共和国报》透露说：“索马里每天花在对埃塞俄比亚发动的侵略战争上的费用达200万美元。”这一侵略持续了将近十个月，所花的6亿美元的巨款从哪里来？是谁在为对埃塞俄比亚进行的这场罪恶侵略提供资金呢？我们都了解索马里的国民生产总值，索马里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它应该能够解释那些钱来自何处。

198. 国际社会还清楚地知道，侵略军正是索马里军队。在这方面，我不妨提一下今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的话，他说：“1978年3月2日，有2.5万至3.5万索马里士兵”——我要强调“士兵”——撤出欧加登。我确信，索马里代表不会否认这一确证，特别是当这一确证出自索马里新结识的朋友之口时——或者这里讲的是否是伯贝拉及该基地的情况？美国官员的这句话证明索马里太可信了。

199. 索马里最近表示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厌恶只不过反映了索马里现任统治者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立场，而且在这方面似乎谁都比不过他们。关于这一点，难道还需要我提醒大会吗？在这方面，请让我从一本题为《我的国家，我的人民：西亚德·巴雷总统1969年-1974年的讲话》的书中引用几段索马里国家元首的讲话。下面这段话是该总统1971年7月10日突然成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说的：

“人民都同意，任何反对马克思主义原则，同外国人串通一气反对马克思主义或助长部落主义的人都应处以绞刑。”

他在1971年11月19日说：

“苏联人民向新独立的国家提供了无私的援助，便它们能够捍卫其主权，这是同伟大的列宁制订的不朽原则相一致的。苏联一直是我们的亲密和

忠实的朋友。我们索马里人已投身到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建设中去。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是可以保证我们的人民享有人格尊严的唯一制度。”

200. 然而，还是这位国家元首 1978 年 1 月 23 日在安曼却说：

“西方的态度将会助长苏联及其盟国进一步扩大其干涉活动，使它们能够进行罪恶的战争，最终使世界面临一个既成事实。这项共产主义的公开计划不仅威胁到索马里，还威胁到在该地区享有利益的所有国家，甚而威胁到世界和平。”

201. 让我们把这段话同 1971 年 10 月 18 日他在摩加迪沙讲的话作一比较：

“身为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国家能声称是非洲的朋友吗？我们清楚地知道，它们将千方百计不让非洲人民实现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相信它们……呢？”

202. 现在，还是这位国家元首又以同样的说服力——如果说不是信念的话——把西方国家捧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卫士，并呼吁它们不要错过利用他的国家作为统治非洲工具的唯一机会。

203. 至于索马里代表所说的解放运动，请让我说，那些索马里曾经告诉我们是解放运动成员的人现在却被它称为难民。它把它的贫困国民和撤退的军队集中在救济营内并宣布他们是埃塞俄比亚难民。这类人大约在一周前有 50 万，今天有 60 万，明天将会有 100 万。

204. 索马里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如果它需要国际援助，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要对索马里说：“如果你们需要国际援助的话，请不要以埃塞俄比亚的名义要求这种援助。”

205. 第二，索马里代表提到非统组织的决议和不结盟国家的宣言，并说没人赞同我们在此所说的话。请允许我引用 1978 年的贝尔格莱德宣言政治部分中的一段话，在那个部分中各外交部长：

“……回顾了下述原则和目标的特殊意义……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干预；不侵犯法定国际边界……”〔见 A/33/206，附件一，第 12 段〕下面

这段话是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在第三十一届常会——该届常会是今年 7 月在喀土穆召开的——上通过的第 635(XXXI)号决议中说的：

“意识到每个国家享有为捍卫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及保护其安全……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措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见 A/33/235 和 Corr.1，附件一，第 24 页〕。

第 164(XXXI)号决议第 3 段是这样写的：

“宣布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是，严格遵守各国人民享有自决与独立的权利的原则及不干涉、领土完整、不侵犯边界、不诉诸武力和不承认通过使用武力获得的领土的原则……”〔同上，第 31 页〕。

206. 鉴于非统组织和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的上述明确声明，我没必要再去驳斥我的索马里朋友所说的话了。

207. 穆耶集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我们刚才目睹了一件以色列代表引起的前所未有的事件：他居然攻击大会主席这一要职。他说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主席讲的话“严重违反了”担任这一要职的人“一向具有的公正态度……”；同时，以色列代表还说，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的发言重复了该临时主席关于中东局势的讲话中表达的观点。

208. 以色列代表对南斯拉夫的攻击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我们也不为此感到惊讶：以色列政权多年来一直推行侵略、占领和吞并政策并拒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一直在不断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规则、日内瓦和海牙公约的规定及人类的基本原则。它还在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问题上全然无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要求，从这样一个政权代表的口中人们还能期待听到别的什么东西呢？

209. 我确信，所有代表都会明白，以色列代表对主席这一要职的挑衅性攻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一攻击是同人们对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主席表示的崇高敬意——他的工作及他对会议审议活动的组织安排都得到了这一崇高组织全体会员国的高度评价——相背道而驰的。主席先生，我相信你将会找到最

适当的方式来保护主席这一要职的权威不受这种毫无道理的攻击。

210. 至于我们关于中东危机的立场，我现在没有必要再加重复，因为对此所有代表都十分清楚。我们将继续积极努力，以利于中东危机在下述原则基础上得到解决：以色列从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出；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实现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和返回家园的权利；最后一点是该地区每一国家有权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生活。

211.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主席及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的发言就表达了上述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承认的原则。如果有人说不公正，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些原则——今后我们还将支持这些原则，直至找到中东危机的公正、持久和全面的解决办法。

212. **德桑德先生(乍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同僚和兄弟，利比亚的常驻代表一定要重复他曾几次在其他场合说过的话：在安全理事会，以及此前在非洲国家集团会议上，当我解释乍得局势之时，他不断重复这些话，简直是要试试看本大会有多大耐性。

213. 我国代表团曾想向国际舆论提供关于乍得事态发展的重要情况。在这样做时，我们曾请求我们这个组织各会员国仔细聆听这一情况，仅此而已。我们愿再次向你们保证，我们不会向大会提供不真实情况。

214. **霍拉伊先生(匈牙利)**：看起来，以色列代表决意要以到这一崇高讲坛上行使答辩权为借口，把许多国家都牵扯进来并展开一场辩论。因此，我不得不对他的发言作出回答。我不想涉及细节，我只想谈以下几点。

215. 我国外交部长在今年的一般性辩论中已阐明了匈牙利对中东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众所周知的长期立场。尽管我面前放着该次会议的临时记录，但我不想重复他的话。不过，为了记录在案，我仅请各位代表查一下第10次全体会议记录。他的发言可在第65至第107段中找到。

216. 第二、我要说，我认为以色列代表今天上

午以行使答辩权为借口走上讲坛是不符合程序的，因为他只是想就中东问题展开辩论。据我所知——他可能同在座的大部分代表一样，也清楚这一点——我们业已通过的全体会议议程上有一个有关这一问题的适当项目；我相信，在审议该项目时，一定会有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同中东有关的所有问题。

217. 第三，我要说，我国的政治立场同以色列的立场截然相反，我为此感到高兴与自豪。我还要高兴地指出，这一次同前几次一样，我们所强调的立场同许多其他代表团的立场是一致的。我深信，本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将再次认为应该谴责以色列在中东的侵略行径，主张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要求以色列从其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出。我还确信，本大会将再次重申其支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及该地区人民人权的立场。

218. **主席**：到此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已告结束。我要强调指出，本次辩论非常重要，参加这一辩论的代表团是本组织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而且一些代表团所属国家还来了国家元首、总理或外交部长。这表明联合国已达到高度的普遍性。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座的人代表着世界上的所有地区——所有不同的种族、文化、文明和政治思想制度。

219. 在大会上，所有代表都有机会就国际社会所关心的问题自由表达各自的立场。

220. 一些代表在一般性辩论中就大会过去一直关注而且现在依然关注的各个项目发表了毋庸置疑的高见，我对此表示感谢。这证明我们的组织在政治上无疑是成熟的，我希望这种精神能在我们整个审议工作中得到发扬。

221. 我愿以个人的名义，对那些祝贺我当选为大会主席的发言者表示感谢。我认为这一荣誉是给予我国一贯奉行的国际政策的，这一政策是：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支持非殖民化进程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捍卫人权以及一贯关注国际经济秩序中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在此政策拟订的过程中我也稍尽绵薄之力。我在接受这些祝贺时相信，这些祝贺预示着在今后大会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很好地进行合作。

下午1时40分散会。